

說

郭

續

說郛續目錄

目錄第十六

西樵野記

侯甸

甲乙剩言

胡應麟

寒漿膚見

毛元仁

語窺今古

洪文科

詢葛錄

黧名

新知錄

劉仁義

涉異志

閔文振

前定錄補

朱佐

維園鉛槧

謝廷謙

攬菴微言

顧其志

墨池浪語

胡維霖

雪濤談叢

江盈科

春雨雜述

解縉

世說舊注

楊慎

西樵野記

吳郡侯甸

幽怪之事固孔子所不語然而使人可驚可異可  
憂可畏明顯箴規而有補風教者此博洽君子不  
可不知也余嘗得前代數事第恐涉於虛遠且記  
載者居多固弗敢贅自 國朝迄今其有得於見  
聞者輒隨筆識之凡一百七十餘事名曰野紀噫  
余性孔魯然每見小說竊其愛之亦性之一偏也

本朝官妓

國初於京師營建妓館六樓於寶聚門外以宿商賈時雖法度嚴密然有官妓諸司每朝退相率飲於妓樓詠歌侑酒以謀斯酒之歡以朝無禁令故也厥後漫至淫放解帶盤薄牙牌繫纒懸於窓榻竟日誼呶政多廢弛於是中丞顧公佐始奏革之故袞妓宿娼者有律耳

水關

貴州普定衛有二水一曰滾塘寨一曰關蛙池相近前後吾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既而其響益

大居人關戶視之噴面波濤竟不可逼坐以伺以  
二冰一涸一溢八以爲水關吾不知其何也

報狀元

五  
羅以定其處處羅至京師令節盡爲他人有之覓一  
聘室塵垢塵梁掃除間梁上墜下一點羅素絲篋  
視之模糊莫辨乃以水固虎之圖有一枝梅上  
鵲款書報狀元三字羅懷之圭角三  
皆登第羅倫則狀元也

鬼觀戲

弘治癸丑湖州令公敷演梨園飲客酒罷夜有鬼戲  
舟燈至曰吾乃嚴尚書府中召汝今夕汝爲戲  
白金半錠愛之諸優如召從至一大厦唯梁香簪素  
間章縫畢集惟飲食可笑主一余云今夕氣遂  
趨盾故事直未許鳴鼓之未曉復垂  
死乃一古廟試以一紙曰國初殿  
爲書舊遊地也

學文

舊制生員惟有廩膳增廣雖然廩膳有額增無額成  
化初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部姚夔請奏  
故附學立焉

本朝丞相

本朝承宋元以來亦嘗置立丞相若在廣洋胡惟庸  
等俱在相位洪武八年 皇祖欲出師北伐相府因  
有井油之變事覺於內豎獲伏兵百數斬之由是始  
置三公閣內以備顧問而丞相廢革矣

盛景華座師



盛景華吾吳徵士也有翰林待詔李貞臣洪武初棄  
官如吳景華廷之俾教諸子李以無嗣卒景華勒銘  
石祔葬祖塋之側歲用二享今子孫亦如之

一孕五兒

天順中有民妻一孕五兒體貌無異森然無一天者  
母亦無恙此事聞之非誣而往往不詳其姓里武曰  
揚州人成化間諸子爭財析居時巡撫畢公案蒞吾  
蘇其父母率諸子來決訟故蘇人習知之未暇究其  
案牘也

鬱林太守石

昔漢末吳郡陸公積爲鬱林太守泛海而歸唯一空  
舟因恐覆舟載一巨石鎮之至吳棄于箕門之野埋  
沒土中已爲民家居址久矣然亦有識者過而謠曰  
此鬱林太守石也弘治丁巳聞有代巡樊柱史命有  
司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題其楣曰廉石建亭覆之  
海島人

成化辛丑蘇衛數軍士被公遣赴崇明事畢泛海而  
歸爲大風飄至一島山麓曠異一人從林中出長可

三四丈深目黑面倜儻不可喻見數人悉以藤貫掌  
心繫於樹下已而復入衆極力斷之而竄始放舟前  
者偕數輩狀貌無異蹲立水滸以手攀舷舟中一勇  
士急掣刀斷其指始獲捨舟而去辨之乃一指中一  
節耳試以小尺度之尺有四寸因獻嘉定令今貯藏  
中

天愁

弘治辛酉閏七月二十一日午後陰雲密布迷漫欲  
雨者然俄聞空中聞然有聲約二刻乃止識者以爲

天愁

黃菜葉

僞吳嘗用黃叅軍敬夫蔡叅軍彥文葉叅軍德新圖  
事三人皆迂濶書生不識大計洪武丁未春 太祖  
下江南三人皆伏誅其屍風乾於旗竿之首初吳中  
童謡曰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夜西風來乾別  
於是知童謡始驗

瘡斷

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股愈之有司

以孝聞 上曰繼父爾之讐家也割父遺體以愈讐  
家是不孝也乃置之法 睿斷若此臣下固不識也

尙神

鄉人顧綱卒煞回適值夜中其妻設香楮牲饌于靈  
几闌中障以彩綺合門盡隱隣舍獨留一媪守家媪  
厨下久之見一物其狀如猿而大如犬繫綱從甕中  
而下據案啖牲饌見媪連杖捶之媪肆號呼衆趨入  
室已失之矣

被錢詩

吾吳李氏女善詩拾一開元 錢詠云半輪殘月掩  
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青光未破時買盡人間  
不平事詩固難於婦人所作而亦慨世衰薄故識之

骷髏誦經

江夏悟真寺一僧法名元仁秋夕月朗輒出山門聞  
步聞誦華嚴經聲不絕元仁諦聽之未得所在悵然  
而歸次夕令諸徒復詣聲處聞經聲出自土中卽以  
曳杖畫記翌旦啓壤乃一骷髏皮肉悉腐獨唇舌鮮  
潤元仁持歸以石匣韞之外護藥穰置於廡廊至夜

經聲如故觀之者以億計未旬月爲客僧竊之而去

韓公斬人

韓公雍總督兩廣軍中獲一善星象者懼其妖言惑眾命斬之及斬公試問之曰斬汝者誰與星士曰緋衣人公特命劊者更白衣斬之以破其言公謂術斯妄矣後問諸劊者乃裴姓也公愕然又斬一人首什地其人兩手捧其首疾趨數步而蹶

賜中舉人

劉學士儼景泰中典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爲解元

泰本富族有欲更爲親厚薦者奏儼與泰有私儼欲扣關力辯禮部請以覆試上從之召五經魁士親試禁中彌封以示閣老某某取次拆封一與原榜無異仍賜泰爲解元時目爲欽賜舉人

蛇菩薩

京師西山寺有二青蛇大者長五丈二三小者長四丈五六如人至僧乃呼蛇以酒肉飼之二蛇輒引喙出入無憚人或遶蛇身旋轉一過謂之不絕人身故謂之曰蛇菩薩



甲乙剽言

東越胡應麟

蜀僧

余過京口見鄔佐卿語曾于甘露寺遇一蜀僧與接  
言論蓋深于禪理者因數數往還佐卿適有所負迫  
窄無以應爰見于色僧問曰君須幾何而形困若此  
鄔曰此方以內煎熬地獄非十金不能免此僧持几  
上煮茶銅銚視之曰此踰十金矣便命索炭鄔異之  
卽以燃炭僧出袖中一包出藥匕許以銚周身擦抹

此藥藥盡着火中燒令通赤急索酒淬之尋以水洗則成銀矣鄔遂得緩子錢之急明日往謝僧已行矣

方子振

人多言方子振小時嗜奕嘗于月下見一老人謂方曰孺子喜奕乎誠喜明當疾我唐昌觀中明日方往則老人已在老人怒曰曾謂與長者期而遲遲若此乎當於詰朝更期于此方念之曰圯上老人意也方明日五鼓而往觀門未啟斜月猶在老人俄翩然曳杖而來曰孺子可與言奕矣因布局于地與對四十

八變每變不過十餘着耳由是海內遂無敵者余過  
清源因覓方問此方曰此好事者之言也余年八齡  
便喜對奕時已從塾師受書每于常課必先了竟且  
語其師曰今皆弟子餘力請以事奕塾師初亦懲撻  
禁之後不復能禁日于書案下置局布筭年至十三  
天下遂無敵手此蓋專藝入神管夷吾所謂鬼神通  
之而不必鬼神者也

酒肆主人

余過淮陰市中憇一酒肆主人約五十許人與余談

酒事各極其意主人忽瞪目視余曰觀君似解操觚者余謝曰非曰能之嘗窺一斑矣主人遂與余論詩上自三百漢魏下及六代三唐以及我皇明無不畢當窵蔡因命酒對坐劇飲復論天下事事至于千古興衰毋太息流涕忽向余曰吾聞海內人多矣少得似君者得無金華胡元瑞乎余曰是也余因詢其姓字主人曰埤門所書張叔度是也余復問其鄉縣主人曰吾無何有鄉之人也余笑曰地且不得曾謂張叔度是丈人姓字乎主人起顧余笑躍身入內曰母

多談君且休矣明日索與相見衆備保曰主人仗一  
劍躍馬去矣余遂窮問其人則曰主人有錢數百千  
令我輩張肆于此其出處從不能悉也余意必江淮  
大俠託于市隱者耳

天上主司

乙未春試前一夕余忽夢見冕服一人坐殿上召余  
入試既入則先有一人在坐者呼之曰易水生未幾  
殿上飛下試目一紙視之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  
翻飛不定余與易水生爭逐之竟爲彼先得余怒力

往開擊而覺爲不怡者久之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始悟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是牛金所生以二姓合爲司馬牛也恭默思道是詎言破無意耳可謂大巧第易水生不解所謂及揭榜則湯賓尹第一蓋以易水二字爲湯也然夢亦償償書法以水從易音陽非易也觀此則天上主司且不識字何尤於濁世可衡者乎

李惟寅

李惟寅太保別僅一再易涼暑耳遂不良于行蹒跚

出見客道故殷勤至涕落不能止因念走馬長干鍾  
陵躍澗時何輕捷也而一旦衰憊爾爾乃知人生壯  
盛足恃幾何不覺覽鏡亦爲髣髴興嘆

趙相國

趙相國以東事憂悴時或兼旬不起余往訪之適日  
者王生醫者李生兩人在坐相國謂王曰我仇忌何  
日出宮謂李曰我何日膏肓去體余笑曰使石尚書  
出京便是仇忌出宮沈遊擊去頭是膏肓去體相國  
爲之默然

劉玄子

劉玄子從朝鮮還言彼中書集多中國所無者且刻本精良無一字不做趙文敏惜爲倭奴殘毀至國澗之間往往以書幅拭穢亦典籍一大厄會也因目不忍見每命部卒聚而焚之余乃知國初朝鮮獻顏子朝議以僞書却之此四庫之所以不及前代也且如今中秘所藏如子華關尹亢倉之類果皆出于諸賢手乎嗟嗟真以爲僞僞或爲真惟具眼者能別其真與僞耳



王長卿

王長卿新安人能詩其內人精于絺繡嘗觀其繡佛  
鐵密絢爛而髮絲眉月光相衣紋儼若道玄運筦余  
所見宋繡寢多此繡當不多讓卽謂之鐵王可也王  
行甫汪明生諸君多以篇詠重之第性嚴妒長卿往  
朔方謁周中丞慮有外私使向繡佛前受邪淫戒而  
去

王太僕

天台王太僕嘗言天台名山無踰五岳皆得覽其槩

矣未有若峨眉之奇峻者余嘗宿絕頂光相寺于時  
早秋曉起遠望寒冽不減嚴凍爲體職齒闕不能止  
時寺鷄三號耳殘月猶在遠見西極荒垂有一點尖  
明若火光者因以問僧僧云此天竺雪山爲初日所  
照也始亦未信頃之日出而此山隱隱炫耀天際已  
而日色徧滿大千則山光不復明矣但見一粉堆耳  
余味此言乃知佛經言初日始出先照金剛山頂爲  
足證也

青鳳子

新安楊不弁精于鑒別法書名畫吳用卿所刻新法  
皆其審定鈎摸上石不弁鄉人有得一石子水濱狀  
如鷺子而青瑩可愛楊以千錢易之桓以白隨作鎮  
紙及楊來燕有外國人數來看之不忍釋手楊詢之  
其人曰此名青鳳子卽吾土價亦不貴于是聲價一  
旦貴踴有一兩殿供事許以千金易去進內間爲禁  
中寶重夫此一石也弁之水濱與瓦礫無異一遇知  
者遂爲上方大寶物固有遭與不遭如此哉

鄭錦衣樸重刻小幅博古圖其翻摹古文及雲雷饗  
餐犧獸諸衆較精于前且卷帙簡少使人易藏雖寒  
生儉士皆得一見商周重器大有裨于賞鑒家第一  
序艱滯可笑人謂可比樊宗師余謂非也此猶闕粵  
田農卷舌作燕趙語耳足爲圖減價落色

曹娥碑

聞吳閩韓太史家藏曹娥碑真蹟書法甚佳而有識  
者謂是贗本何者碑辭本作可悵華落乃以可爲何  
當是臨書人不解文義而悞書之耳余謂墨蹟真贗

我則不知若曰可恨則是唐人字面矣且觀其上文曰生賤歟貴利之義門下文曰艷冶竊窳永世記神則可恨有勸慰之意如作何恨便與上下文不相協矣讀者當自得之

沈惟敬

沈惟敬以落身僑寓燕中寓傍有閒屋使賣水擔子沈嘉旺居之嘉旺本樂清趙常吉家蒼頭幼爲倭奴所掠載還日本凡十八載泛海而還還復走燕依趙趙無所用之故賣水以自給惟敬暇則時時從嘉旺

談中情俗雖器什鄉語無不了悉會石大司馬經略東事而石寵姬之父袁某恒從惟敬游惟敬日與袁言中事若身至之者袁以告石石遂召與相見與語大悅遂奏受游擊將軍奉使日本而有封貢之說矣惟敬妻姓陳名澹如本故偕也惟敬既遠使石每到門慰籍至以沈夫人呼之真可謂能下賤矣第下非其所當下爲可惜耳

賀啓露布

有一近來聞人賀翰林某啟曰通藉玉堂帝亦呼

庶吉之士校書天祿人皆稱劉更生此與昔人身  
坐銀交之椅手持金骨之朶可謂今古捧腹又曾見  
寧夏露布以祿山之亂對宋江之強彼以山對江自  
謂絕異不知轉入惡道是以王元美先生謂近來修  
史之難政謂此耳如此等一番大舉動載此露布一  
通可乎

卵燈

余嘗于燈市見一燈皆以卵殼爲之爲燈爲蓋爲帶  
爲墜凡計數千百枚每殼必開四門每門必有橫拱

窓楹金碧輝耀可謂巧絕然脆薄無用不異涸冰書  
脂耳縣價甚高有中官以三百金易去

陳紀傳

臨朐馮少宗伯嘗問余曰范曄書陳元方傳與邯鄲  
淳碑辭稍異將從碑乎從傳乎余曰觀元方傳便見  
蔚宗作賊腸腑蓋碑文明說以何進表荐拜爲五官  
中郎將而傳則刪去第謂董卓人洛陽乃使就家拜  
官是陷陳入于卓黨以爲彼所謂名賢亦復爾也至  
于謀說呂布絕婚袁術一事乃元方爲國破奸一點



赤忠所在竟抹敘不書益以見小人不成人之美如此理當從碑傳不足據也馮爲首肯

李長卿

李長卿嘗言自古大篇名什銷沒沉湮令人搜募不得至于學究所攻如千家詩及巷里村詞如呂蒙正蘇秦劉知遠之類雖窮邊瘴海莫不誦讀唱演我不知其何所感格一至于此余謂天下多凡眼俗耳惟近于凡俗則行之必遠此亦勢也故我輩捉筆得與千家蘇劉傳奇爭上下便足千秋矣不覺相對大笑

魏總制

人傳紫陽魏總制與緝水沈中丞不協當朔方變起  
呼賊誘 深入以撓我師我師多挫衄不得逞然魏  
往往掩敗爲功會題沈多不與魏益恨之時沈軍固  
原值 過靈州而南魏令烽砲毋達固原 遂奔至  
圍沈數日而去余謂邊塞烽燧自有軍法何得至此  
恐言者之過及見中丞容姚士恭塞上詩有豈有勝  
兵雄九地不傳烽火到孤城之句乃知人傳者不誣  
也夫大臣爲國家折衝禦侮以當一面正須其分猷

念協力相爲乃欲以敗爲功欺誤朝廷固罪在不赦  
更復嫌忌同官以狎中此又刑書所必討者也

合卺杯

都下有高郵守楊君家藏合卺玉杯一器此杯形製  
奇恠以兩盃對峙中通一道使酒相過兩杯之間承  
以威鳳鳳立於蹲獸之上高不過三寸許耳其玉溫  
潤而多古色至碾琢之工無毫髮遺恨蓋漢器之奇  
絕者也余生平所見寶玩此杯當爲第一

薛校書

京師東院本司諸妓無復作者惟史金吾宅後有薛  
五素素姿度艷雅言動可愛能書作黃庭小楷尤工  
蘭竹下筆迅掃各具意態雖名畫好手不能過也又  
善馳馬挾彈能以兩彈先後發必使後彈擊前彈碎  
于空中又置一彈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後以右手從  
背上反引其弓以擊地下之彈百不失一也素素亦  
自愛重非才名士不得一見其面又負俠好竒獨傾  
意于袁六微之余笑謂袁曰袁黑橫得素素相憐能  
無為我輩如殺素素好佛師俞羨長好詩師王行甫

人亦以薛校書呼之雖篇什稍遜洪度而衆伎翻  
亦昔媛之少雙者也

吳少君

余下第後吳少君忽從北來人寄余一絕云趙氏連  
城辨得真幾年聲價重西秦從來有眼皆能識何意  
猶逢按劍人得詩數夕後夢少君曰余詩中按劍人  
明日謹避之余亦不解其意明日飲朱汝修齋頭以  
口語相譏趙常吉忽使酒至按劍欲甘心焉汝修力  
救余得絕袖遠柱而逸趙猶率奴丁數里追索此余

平生所遭最大危厄乃從朋友得之尹公佗良爲多  
愧而少君一詩遂于夢中點出趙氏按歛四字大可  
惟也

友人

友人嘗從關中來言自環慶以北不復見山每從馬  
首極望惟見平沙際天千里超忽俄有橫山嶙峋可  
人忽焉滅沒知是雲也余後讀俞羨長詩云惟有故  
雲似遠山乃知是真境也又言固原都御史行臺後  
有園池池北有堂池上有亭堂之顏曰天光雲影亭

之顏曰半畝方塘棹楔之前曰源頭活水後曰清如  
許凡歷四中丞所題僅用朱晦庵一絕句耳又言環  
縣御史臺廳事寫李獻吉天清障塞收禾黍日落溪  
山散馬群爲柱聯但改落爲轉真所謂點金成鉄也

### 前定命

都下有抄前定命者其辭皆七言而村鄙若今市井  
盲詞之類其言自父母妻子兄弟貴賤庚甲皆具人  
皆狂駭以爲神也雖三公九卿莫不從風而靡以爲  
此邵堯夫再來也不知此皆從京師日者購其年庚

履歷預爲撰集使人身自覓索以駭眩之耳如余未嘗以命問京師日者則覓之不復有此命矣且未有文理村鄙若此而足以定人之貴賤壽夭者也其事易見何不少察而明墮于其偽術乎

邊道詩

有一邊道轉御史中丞作除夕詩云幸喜荆妻稱太太且斟酒樂陶陶蓋部民呼有司卷屬惟中丞已上得呼太太耳故幸而見之歌詠讀者大爲絕倒然此特近于俚鄙耳至若閩人王少白有作卽爲衆所



傳誦如宋人日出卓八脚之類最多好事故爲鏤板  
書價一旦騰踴質者如市蓋人喜得之用爲笑資耳  
亦詩道一惡劫也

都下詩

余頃入都詞人益寥落無幾而所見篇什惟吳允兆  
秋草十詩及汪明生秋閨雜詠翼翼可誦其他惟鄒  
陳父元夕一結云看他何處不娛人及楊不弄溪上  
偶成沙頭小鴨自呼名而已至如朗哉公翰諸君都  
不復進亦足以見詩道之不振也

胡孟獲

胡孟獲嘗言于任城客邸遇一人豐頤長髯頭着青  
幘身被布袖手提一扇來謁胡胡與之言則道流也  
須臾拉胡上太白樓下瞰南池遠眺洗水劃然長嘯  
有如鳳音因相與對坐道人曰倉卒無以爲娛聊與  
君飲遂出一盤如赤玉徑八寸許光瑩可愛又出  
二杯則琥珀也胡意安所得酒饌乎未幾以盤向空  
言曰取無覓價來忽見鹿脯滿中杯紅香撲人矣心  
益大駭既飲而杯復滿膺亦不見增戒道流更言曰

明日在酒清風滿衿不有歌舞多負佳客因向南招  
之頃之有白鶴一雙自南而來下集客前相對鳴舞  
胡不覺五體投地曰凡夫不知賢聖願知此身昔所  
從來今何抵止幸一爲指示道人曰人有星宿降謫  
身有菩薩出世身有真仙再來身有山川孕靈身有  
鬼神託見身汝是匡廬山伯來所從來止所從止後  
當自驗吾乃言天地之秘未敢盡泄胡因歷以在朝  
諸大寮問則曰趙相國是天目上真張相同是旌陽  
顯化陳相同是參水猿沈相同是南溟公孫太宰是

金天上相孫少宰是文昌司命楊尚書是司祿褚侍郎是司祿左相范尚書是貴相馮侍郎是璧月烏劉侍郎是江伯曾侍郎是南岳副司命石尚書是武曲李侍郎是北地主者沈侍郎是優波離尊者蕭尚書是折威星呂侍郎是尾火虎徐侍郎是營室襄總憲是左執法李臨淮是次將李寧遠是上將軍胡欲更問諸公而忽聞窗外大聲曰盜道多言有翅不竊道人曰余過矣余過矣遽起長別不知所之余笑曰可惜此問答只成得一部天上縉紳耳何不問胡元瑞

以上應少微庶幾解俗乎

黃白仲

黃白仲寓居武林余往訪之適有友人携一名姬邀  
余兩人赴飲黃便入內少時其容有變復以他事談  
說許時逸者益急言主人候湖上久矣余欲捉之偕  
行黃復身入內余聽之聞刺刺詈聲余知其以妓故  
不敢往也故促之黃不得已與余相赴日未晡黃便  
謝歸主人留之不得遂去明日余往伴問于黃曰年  
餘四十遂乏血胤雖一似人女婢亦不能居命也奈

何更問昨者遲回之狀且凡赴妓席必涕泣至歸方  
已又問如遠出何以制君曰出必歃血蒞盟余因大  
嗟曰余方愧王茂弘九錫不意足下更是馮敬通也

知己傳

余嘗于潞河道中與嘉禾姚叔祥評論古今四部書  
姚見余家藏書月中有于寶搜神記大駭曰果有是  
書乎余應之曰此不過從法苑御覽藝文初學書抄  
諸書中錄出耳豈從金函石篋幽岩土窟握得邪大  
都後出異書皆此類也惟今浙中所刻夷堅志乃吾

篋中五分之一耳別後乃從都下得隋盧思道知己傳二卷上自伊呂下至六代由君相父兄妻子友朋外以及鬼神禽畜涉于知己者皆錄第諸葛孔明與先主最相知以爲有君自取之一語爲大不知已不錄蓋有激乎其言之也因尋校此書惟隋志有之自唐已下不復有也能不愧金岩石篋遠以語叔祥者乎

廁籌

有客謂余曰嘗客安平其俗如廁男女皆用瓦礫代

紙殊爲嘔穢余笑曰安平晉唐間爲博陵縣鶯鶯縣人也爲柰何客曰彼大家閨秀當必與俗自異余復笑曰請爲君盡廁中二事北齊文宣帝如廁令楊愔執廁箒是帝皇之尊用廁箒而不用紙也三藏律部宜律師上廁法亦用廁箒是比丘之淨用廁箒而不用紙觀此廁箒瓦礫均也不能不爲鶯鶯要處掩鼻耳客爲噴飯滿案

余從錄誦中清冷點沸得此抄本投得二十字已復得五字顧不知鏤板後何如耳昔人謂校書如



掃落葉隨落隨掃亦是一適張元歆識

不繫膚見

甬東毛元仁

誤術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世世以泝泝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說吳王吳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少史子曰夫以無用之術始則不吝百金之費斷乃卒致裂地之封蓋其術也但可以用之於泝泝統之藝而非可用之於戰陣之間者也吳王不知而輕用之然則泝泝統之人果

可以爲介胃軍旅之士耶客之獲封所以取償其百  
金者則得矣其如誤國家之事何噫豈不龜手之藥  
誤國而已哉若趙括之能讀父書馬謖之好論軍計  
郭京之六甲遁法其爲誤也何殊

爭澁

昔者秦綏死其長子得其術而醫之名齊于秦綏其  
二三子者不勝其忌於是各爲新奇而託之于父以  
求勝其兄非不愛其兄也以爲不有以異于兄則不  
得以同于父天下未有以決也他日其東鄰之父得

緩枕中之書而出以證焉然後長子之術始窮于天下少史子曰有所訟者必有所質也苟不稽實訟可聽庖是以爭鷄之訟有菽粟之證爭牛之訟有放歸之證辨賦之訟有摸鐘之證否則鼠牙雀角穿屋穿墉者誰能勝其辨耶豈惟辨醫緩三子之術而已哉故曰簡不聽又曰閱實其罪

虞害

秦人有置條蹄而得虎者虎怒跌蹠而去昔有人爲蠶蛇螫其手其人則斷其手少史子曰虎之情匪不

愛其蹠也不以環寸之蹠而害其軀人之情亦匪不  
愛其手也不以一手之微而捐其命其所全者重其  
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逃而忘復如虞公不知晉  
文公屈產之置係垂棘之螫手冥頑不靈遂至亡國  
愛小利而不虞其害惜哉

放心

孟子言求放心康節曰心要能放二者何相反也少  
史子曰放心者心馳於外如雞犬之出不求則不得  
也心放者能盡其心如鷹隼之翔于雲霄而機繫固

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  
蕩能放者廣大流蕩者失其本心廣大者擴其本心

觀物

昔李白把酒問月庾亮乘樓咏月謝惠對酒醉月是  
三子者其果有獨得之趣而見道之深耶少史子曰  
噫是皆適興于一時玩情于旦夕醉生夢死抑何望  
其觀物理而見道之深也哉然惟孟子容光之照周  
子光霽之懷程子吟弄之趣朱子秋寒冰月之句茲  
固觀之以理而翫之以心者若夫寫景岳陽模像滕

閣蘭亭醉翁之遊赤壁黃州之玩皆能收景物之熙  
明悉造化之情狀而感慨忘情若羽化而不能自己  
謂之玩物可也謂之善觀物不可也謂之適情可也  
謂之見道則未也噫今之人非惟不能觀物亦且不  
能玩物非惟不能見道抑且不能適情佳時勝景不  
易得也莘莘碌碌患得患失殆無虛日殊不知青髮  
易皓朱顏難售童冠相偕風浴惟時與黠之意吾何  
獨不然

斥邪

蜀之犬吠日越之犬吠雪少史子曰夫犬一也而一則吠日一則吠雪何也以其見與不見耳夫怪生於罕而止於見赫赫當空者謂之日粲然徧空者謂之星油然布空者謂之雲隱然在空者謂之雷突然倚空者謂之山緲然際空者謂之海是亦可謂怪矣而舉世安之而不以爲異者見也今之人未見之物而驟見之心愈疑而事愈繆舉措乖張心志靡定立壇設醮以求安于一時適人未見而疑之耳故蜀犬吠日而越犬吠雪者非日雪之異見與不見之異也使



其易地而居則泯然無復吠矣康節見廢鼓而不驚  
元忠觀老猿而不逐惟二人足以語此

着愛

嘗讀韓詩外傳至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哭甚  
哀問之婦人曰向刈耨亡吾簪是以哀也少史子曰  
婦人之哀豈緣于物哉緣情以生愛緣愛以生哀理  
則然也故斜谷之鈴溺愛者思之思在人而不在鈴  
也鄰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感在人而不在笛也

繪事

古人云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  
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  
繪其情少史子曰然則言語文字果足以繪道也耶  
故陰陽繪于易而消息盈虛之理不能盡其象政事  
繪于書而禮樂刑政之體不能盡其道性情繪于詩  
而喜怒哀樂之發不能盡其意節文繪于禮而升降  
楊蕪之規不能盡其儀賞罰繪于春秋而威福與奪  
之施不能盡其權夫是以太玄洞極欲以擬易帝王  
誥詔欲以擬書唐詩杜律欲以擬詩家禮以擬禮綱

鑑以擬春秋是亦盡其有餘不盡之故也豈惟雪之  
清月之明花之馨泉之聲人之情而已哉

孟浪

昔有人朝三飯千家而教其隣以辟穀之方又有人  
十年空言以報仇而不敢動又有人終日彌劔以刺  
虎見虎而又反却走者少史子曰空言無實君子病  
其誕人言不慙聖人知其難夫有辟殺之方則家之  
三飯何爲耶遇仇不動則十年之圖報何爲耶見虎  
却走則終日之彌劔何爲耶是以不言而射行者萬

石君之所以見稱以清談而廢事者司馬氏之所以  
自敗故議論多而成功少者達人之所深戒

語窺今古

清源洪文科

偶錄

乙卯季夏同方孺顯鮑雅修客蕪關吉祥寺時案頭  
有李于鱗選詩一冊雖平昔所觀覽其間補註多警  
語恐過目遺忘因錄之如王勃別薛華詩云送送多  
窮路皇皇獨問津悲涼千里道淒斷百年身心事同  
漂泊生涯共苦辛無論去與住俱是夢中人又如明  
皇登花萼樓聽歌李嶠詩云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

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二  
詩皆巖破闔浮世界讀之令人爽然偶錄之于閱曇  
花記自悟一首有舊歡皆是幻新寵亦非真總屬空  
中境渾疑夢裡身童顏難再得老髮易催人試看荒  
郊外峻峻白骨新之句亦附之以續貂云

托言

圯上老人古今異人也世云黃石是其後身誤矣當  
時命子房取履橋下已知孺子可教但惜其悻悻一  
擊客氣未消故抑之授書而爲王者師焉日十三年

見黃石卽我乃仙去托言豈真也耶獨前知十三年後從高祖過穀城山下爲奇耳子房取黃石而葆祠之是無忘本師之誼亦豈以黃石爲真老人也

言可觀人

夫言者心之聲也在聖門每令弟子言志漢高觀始皇東巡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其言何等雄渾何等濶大卽預知爲帝者之言在項籍則曰彼可取而代也言雖豪邁不迨劉季遠甚人固知爲霸者之言矣而蘇秦引椎刺股時便以出金玉錦繡取卿相爲志後

果佩六國印，獲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之利，酌其素心，非宿昔所期待者乎？若晚近過爲無稽，以欺世者，尼父所謂其言之不作者也。

勉強

古云：事在勉強而已。又云：勉强行道。又云：勉強加冷飯，吾人艱難處，世存一勉強之心，卽甘淡薄，守寧靜之意，志氣何宏遠，勲猷不可至乎？後人水陸備陳，窮口腹之欲，裘馬休休，獲卽次之安，縱情逸樂，恣意驕奢，天下事不可爲矣。且宴安酖毒，伐性之媒，身



命亦隨喪亡焉是亦未識勉強之義也

遵成說

瓜李之嫌自昔譬之至今形之章奏見之詩篇雖三尺童子習知之矣然瓜田不納履固也芋蕪菱芡之田又可納履乎李下不整冠固也桃李梨栗之下又可整冠乎均有不可之嫌而獨言乎瓜李何也前人之成說止有兩者之喻是以後世遵之不替此所謂舉一以見百又焉能槩述天下物以垂訓哉

竊附風人知己

嘗讀孟浩然松月夜窓虛之句固深喜其命句之工  
猶未得其逼真之妙丁巳冬寓歷山官署短檣外松  
栢森森夜深月出東山之上影映窓間高眠卧榻見  
枝幹縱橫清輝照耀雖畫工不能描其巧懷愁不寐  
之人觀此景象凄清在念幽恨關心慨世路之多艱  
哀浮生之若寄撫景興懷又將何以爲情耶當日浩  
然舉此爲明皇誦誠哉最得意之詩雖遇最失意之  
日亦命也予生千載後觀此詩之景契此句之神竊  
謂浩然知己之未

節飲食

古云節飲食以養其身吾獨怪夫耽麪藥者翦精沉  
飲爲長夜之歡擲雉呼盧須傾百斗竟醉矣乃服葛  
根湯以解醒嗜滋味者恣意烹調羅肥甘於几席盤  
食擺列不厭飲不休竟飽矣乃啜苦茗以消悶夫任  
情醉飽又憑茶葛二物以消磨是何異揖盜入門伏  
兵勦殺真以吾腹爲戰場損傷腸胃多矣與其消解  
於後孰若適可於前故節之一字當味也

傳奇之盛

往昔英雄豪俠秘計奇謀可喜可驚真足照耀千古  
太史公紀之詳矣然天下豈皆操觚染翰之士按籍  
而觀者寧幾何人匹夫匹婦茫乎未知也我朝騷人  
墨客作統紗紅拂竊符投筆等記其間慷慨悲歌風  
流豪邁樹蓋世洪勳之奇男子具超塵偉識之俠婦  
人編之詞曲演之壇場俾當年行事歷歷如在目前  
凡有血氣者咸知奮發誠感激人心之一助可謂盛  
矣如觀此而徒以聲音衣服與傀儡同類而共笑之  
真所謂木石人也

山水之緣

五嶽爲中原勝槩予家清源僅僅兩謁岱宗焉比庚寅浮瀟湘過衡岳而未登徒瞻三十六峯之勝壬辰使蜀經華岳亦未上遙望蓮花絕頂之奇自媿分緣淺薄由名山可企而不可親此中歎然至今矣乃游燕都數四密爾滿井西山客金陵幾年棲霞牛首又  
不甚遠若雨花臺咫尺耳並無予跡與諸友相吟咏益信少山水之緣虛此生也盪頭楚館每多往來寄興遠名勝而避塵芬噫予其俗品也夫子其俗品也

夫

戴巾之濫

晉漢唐巾乃先朝儒者之冠我明興科甲監儒兼而用之數十年前人心猶古非真斯文盡安分焉漸至業鉛槧賦詩章者戴矣此猶之可也邇來大可駭異一介細民耳未聞登兩榜而入冀宮一丁不識驟獲資財不安小帽巍然峩其冠翩然大其袖揚揚平康曲里此向巾哉曰銀招牌也至於諸人亦借用之曰省錢帽也一人僥倖科第宗族姻親盡換儒巾曰陰

襲巾也故諺有滿城文運轉遍地是方巾之謂噫亦太濫矣獨惜此時臺中乏人不然朝廷當差巡巾御史攬轡中原遇此輩杖而裂之可也

### 王官十事

一曰習儀拜牌二曰接詔送表三曰收護四曰春秋祭壇五曰朔望朝王六曰拜千秋七曰兩臺作揖八曰計期支俸九曰手談消日十日染鬚夫林總之官沉溺風波者不可勝數免大察而登彼岸僅僅幾人一自曳裾甘心今莫株守空齋十事外毫無職掌安

命者方幸可以稅駕而世人皆以末路視之豈唯王  
官日暮途遠六卿宰輔亦有之如石東泉陳毓台之  
繫獄嚴分宜生前之辱張江陵身後之羞淒涼景氣  
又爲十事者所笑其餘海內堪捧腹輩尚多也世運  
承平中原邊塞皆賴朝廷福澤肉食者特借衣冠彈  
壓地方耳眼見幾人真是經綸手也槩而論之王官  
固卑卑無足比數縱位三公官一品亦電光之過瞬  
息總屬幻泡空花世人又何必鴻毛此而太山彼也

功名之際不可無



人至殺身滅族禍至慘矣談及此大可寒心誰願效  
之乃後世言報人者不曰千金贈則曰一飯報每以  
韓侯自比豈不以其築壇推轂曾封齊王樹蓋世之  
勲名垂彛鼎之事業乎倘信受辱跨下徒獲非義之  
財雖報漂母千金人必不肯比跡於韓况又赤族之  
慘乎

詞苑錄

關名

二郎神

二郎神衣黃彈射擁獵犬實蜀漢王孟昶像也宋藝  
祖平蜀得花蕊夫人奉杲小像於宮中藝祖怪問對  
曰此灌口二郎神也乞靈者輒應因命傳於京師令  
供奉蓋不忘杲以報之也

漢壽亭侯

關羽人稱爲壽亭侯漢壽地名亭侯官名韋昭爲高

陵亭侯蔣調爲呂鄉侯是也漢復有鄉侯

張僊

人以二郎挾彈者卽張僊也二郎乃詭辭張僊乃蘇老泉所夢僊挾二彈以爲誕子之兆因奉之果得軾轍二子見集中

真武

真武卽龜蛇玄武神也青龍白虎朱雀皆奇惟玄武陰象獨偶北方肅殺之氣故持劍其色玄故承玄

泰山碧霞元君

元君女像愚民以娘娘稱之北方稱爲奶奶蓋后土神故也世俗遂以女像相傳以起愚民之信向余嘗嘆曰曾謂泰山之神不如奶奶乎

門井竈廁神

世以門稱丞戶稱尉井曰童竈曰君廁曰三姑皆古戮於門而自投於井竈廁而死者人遂以爲所司之神而圖其形焉理或然也搜神記又云廁神名郭登蓬頭青衣豈亦死於廁者歟

牽牛郎

小兒相牽戲曰牽郎郎拽弟弟打破瓦兒不坐地初  
不爲意後知祝生男也牽者郎郎拽者弟弟打破瓦  
穰之以弄璋不坐地穰之以寢牀無非男也古人小  
兒童呼以相祝之意

保娼

古優女曰娼後稱娼之老婦曰保考之鰓魚爲衆魚  
所淫鵠鳥爲衆鳥所淫相傳老娼爲鵠意出於此魚  
或云娼而得名也卽鮪與龜交而雄龜畏避之意故  
曰鮪

問到底

嘗見人相詰必曰打破沙鍋問到底不知其說後知問乃鑿字器瑕也沙鍋力薄損則其鑿到底故怪問者借此以言

正月

秦以呂政諱以正月之正爲平聲自漢至今形之文辭詩歌皆從平韻秦法之嚴如此

漢子

漢自武帝征伐匈奴二十餘年馬畜孕重墮殞罷絕

聞漢兵莫不畏者稱之爲漢兒人又曰好漢自後爲男子稱矣

黃卷

古人用辛苦之物染紙以辟蠹其色黃故稱黃卷有差誤以雌黃塗之而蓋以墨書後人有言誤卽翻改任意是非謂之口能雌黃

窟壘

俗稱孔爲窟壘蓋翻切也窟壘窟輕牽孔市語有黑鬼切翻漏八分等語欲諱而不明也傳久遂不知所

謂

筍牡

結屋枋湊合處必有牡牝筍穴俗呼爲公牡筍是也

屈戌

屋門牖關鎖處釘較也俗呼不一亦不知爲何字近  
觀輟耕錄所載爲此字引梁簡文帝詩云織成屏風  
金屈戌唐商隱詩云鎖香金屈戌又李賀詩屈膝銅  
鋪鎖阿甄又作屈膝銅鋪卽金鋪古之戶牖飾寶石  
鴉瑚每見權貴人以青寶石作帽頂曰鴉瑚考之回



回之寶有五色亞姑又曰鴉鵲蓋番字譯者不必太求也

課馬

馬以牡稱課蓋唐計歲課駒故也見輟耕錄

正五九月

新官到任多忌正五九三月不知所謂唐以此三月斷屠宰節度使上任必有大宴宰割遍及下人緣築不便事故於此三月不上任非不利也今無齋禁而亦不用豈非因襲之弊哉

風箏

卽紙鳶又名風鳶初五代漢李鄴於宮中作紙鳶引線乘風爲戲後於鳶首以竹爲笛使風入作聲如箏名俗呼風箏

蒺藜

南人呼蒺藜北人呼赤根菜南人呼蒺藜北人呼苻乃人蒺音誤也易夬有蒺陸卦詞董遇謂人蒺北人誤以蒺爲苻古稱蒺卽灰蒺老可爲杖葢蒺杖也

新知錄

明 劉仕義

賢智之過

吉水羅念菴先生以議大禮不合去之屢詔不起居  
嘗講學務啟實踐接引四方有志之士孳孳不倦嘉  
靖末郭希顏以放棄佚臣使猷畝不忘君之義上疏  
請建儲貳朝廷惡其希功于進處以極刑先生聞之  
惕然感動因思昔人薰膏之譏遂禁趾不踰中閩者  
數年諸縉紳皆謝絕之歲癸丑楊繼盛在武選謂嚴

嵩當國專權稔禍發其十惡五奸曰臣屠兵曹以討賊爲職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天下一大賊也卒以危言就戮劉仕義曰念菴知道者也二公其賢智之過矣

唐荆川

唐荆川順之以議大禮不合而去養高林泉海內矜式厥後倭寇猖獗應命總戎乃大不厭時望士論以是少之劉士義曰此不足以病荆川也昔翟焦謂梁惠王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

勸力之歌也豈無郢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

治體

居官以不擾爲貴老子烹鮮之喻柳子種樹之說可謂達於治體者矣淺識之人每自矜其智自炫其才日驅所治之民而奔走之日取前人之成規而更易之殊不知上日勞而下日困矣其何能治哉王陽明先生如廬陵時務以玄默化民縣庭晏然民有訟者亦不令人拘捕但以一木牌付訟者俾人隨牌至而

已其不擾類如此噫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父母斯民者所宜深念也

詩有別趣

昔人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誠然矣其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殊未是杜子美詩所以爲唐詩冠冕者以理勝也彼以風容色澤放蕩情懷爲高而吟寫性靈爲流連光景之辭者豈足以語三百篇之旨哉近唐寅送人下第詩曰王家空設網儒子尚懷珍唐荆川以爲是有怨意因舉唐人詩曰明主不遇青山

胡不歸如此胸次方無係累也此見詩之命意當主於理矣都穆咏節婦詩曰白髮真心在青燈淚眼枯沈石田以爲詩則佳矣有一字未穩禮經曰寡婦不夜哭燈字宜改作春字此見詩之用字當主於理矣若謂詩有別趣非關於理豈不謬哉

### 山林之樂

唐人有詩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嘆世人假途躐策守資待次沉酣於名利中而莫之止其於徜徉山林之下自有樂地殊未知也夫政務

之擾孰與琴書之娛冠裳之拘孰與野服之適午門待漏寒威逼孰與睡覺東窓日已紅若急流中勇退者誠達矣哉

化民成俗

淇其泉先生爲南大司馬時令民毋得餐大魚酒肆中沽市無論舉火當爐致衆叢飲有大禁焉除歲庶民毋得焚楮祀天糜財犯禮可謂導民以儉矣然是時居民大擾咸稱不便何蠢愚之不易化如此哉或曰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



人家也僕馬解明進退有禮爲人診脉按醫書述病證口辨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爲人診脉不能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可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卽良吏故公爲數是郡不彰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旣去民懷劉仕義曰其然乎雖然化民成俗政之經也隨俗習非弊之道也

國朝超越五事

國朝超越前古五事尊孔子以先師而祀以天子之禮樂一也優外戚以厚祿而處以安閑之職銜二也政本有歸無母后專制之失三也兵柄有統鮮悍將拒命之患四也金魚懸掛於歌樓象簡遺忘於妓寢豈非前代之弊乎禁官妓而嚴官箴敦尚風化五也此國朝超越前古之五事也

登科錄

今登科錄叙其生之所自出輒曰某處籍某處人非也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以皆東地

爲東鄉人文工生於岐周卒于畢郢皆西夷地故爲  
西鄉人何嘗云某處籍某處人哉四世而總已服窮  
而親盡矣况四世而上焉者乎猶曰某處人無謂甚  
矣或曰朱子闢產也猶自稱新安何也曰常齋君本  
婺源人因仕入闢生文公寓居建陽之考亭其曰新  
安不忘本也予先君淳懿公冕吉安廬陵人以公務  
至京悅其山水之佳麗因家焉而予母郭氏歸之而  
以生子故子金陵產也而稱廬陵者不忘本耳若世  
代旣遠而猶云云豈不甚無謂哉

涉異志

江右閩文振

石真妃

羅源紫霄巖有二女神號石真妃靈顯頗著永樂初  
出海軍張元誨等載星過嶺遇篙二乘侍女數輩執  
燭籠前導元誨等疑爲于歸之婦弛擔候之忽然不  
見知爲二妃叩謝而過二妃者羅源徐公里石氏女  
也姊曰月華妹曰雪英皆有姿色涉書史五季末處  
州青巾賊作亂二女被義不受辱相繼投河死宋

時林孝子憇孫入山採樵遇二女明妝儼然肅入其  
家延茶久之月華吟曰世亂年荒起盜兵紛紛螻蟻  
尚逃生妾身不幸遭俘一雨涕何時積恨平百尺潺  
湲探禹穴寸心皎潔付陶泓皇天不泯堅貞女召拜  
雲階浪得名雪英吟曰昔日繁華若轉蓬千璣萬琲  
總成空肉芝勝比蓮花鮮甘露何如竹葉醲物外烟  
霞隨處得世間風雨任牢籠知君已有曾參行暫與  
尋常一徑通吟畢謂憇孫曰吾石氏女遭難而死上  
帝憫吾貞烈勅吾爲火部睢靈真妃吾妹爲水部風

壽真妃封此巖爲紫霄巖命吾主之俗呼曰石八娘巖是也君以孝聞今雖貧不久當貴已而相別送出慙孫回望無復人字矣

張太子

浮梁東隅有昭烈廟祀唐張巡設像有侍曰張太子永樂戊子士人卜秋舉降筭曰玉霄一點墜雲端難失佳人一不全敲斷鳳釵文不就貴人頭上請君看蓋王英高中四字也是秋果然英山東濱州人其父斌爲浮梁令以父任應舉云又士人袖芭蕉葉入云

我非問功名第言袖中何物詩云兩手懷來一葉青  
知君無意問功名可憐昨夜三更雨滅却窗前數點  
聲又士人得異草來問其名詩云蘓武當年膽氣雄  
匈奴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堦前草一度秋來一度  
紅蓋名雁落紅云如是者莫可枚舉或謂是時有旅  
櫬寓廟中必其所爲後櫬移而神不顯

鷹神

大典太宰劉公機初爲秀才時畿郡有鷹神乃一獵  
鷹也一日飛上公宅造糝餉之偶不潔鷹攫其奴若

愆之者居數日呼公名語曰公大貴人他日當得八人擡轎叅贊南京已而飛去公後舉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叅贊南京機務如鷹語云

台州三寶

台州城外數里有曰塔觀音院初上於水濱人獲沉檀破爲薪中有觀音小影遂刻像率衆建院侍奉忽院僧夢觀音告曰盍徙我置白塔頂詰旦僧徙像薄晚取之屹不動將集僧衆往取而院已煨燼矣像得不燬是夕城中城隍廟後王總管祠亦燬未幾王總



管幻形爲士人至溫州語商人曰台州白塔觀音院被燬盍載材往當得厚利商人果載材至白塔城中人亟市之爲建總管祠商人至祠見總管像卽前士人也相祝驚訝故台州稱三寶其一爲天寧寺鐘白塔觀音王總管其二也

題棟詩

嘉靖間費文憲公嘗構別業其基乃宋柴侍郎之故居也公頗勤勞建造一日卓午有絳袍冠帶士題棟柱曰我昔猶君昔君今勝我今盛衰皆有數不必苦

勞心公驚視之俄不見

滑氏構第

明南司寇餘姚滑南廓浩營第邑之南隅夜半將上  
檑木工報以未及吉公就寇帶坐以俟少假寐忽夢  
群龍旋繞檑棟間覺而私喜爲龍兆云未幾子孫零  
替將宅轉售與同邑少司空龔嘯齋爲第有人紀詩  
曰司寇緋衣坐夜中忽夢棟檑飛龍叢不識共龍成  
一字轉眼賣與龔司空

前定錄補

武原朱佐

苗帝師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策蹇出都門  
貰酒一壺藉草坐飲有老父坐其旁因揖敘以餘杯  
飲老父曰郎君寧要知前事否耶苗曰某應舉已久  
有一第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受一郡  
寧可及乎曰更問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  
猛問曰特相乎老父曰真者卽不得假者卽得苗都

以爲惟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及天子昇遐攝位  
三日

杜鴻漸

杜鴻漸父名鵬舉父子似兄弟名有由也鵬舉父嘗  
有所之見一大碑云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  
者刊名於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  
得姓下乃鳥偏旁曳脚忘其字遂名鵬舉謂曰汝不  
爲相卽世世名鳥旁曳脚也鵬舉生鴻漸果作相

鄭復禮

釋弘道居福千寺能前知河中鄭復禮始應進士舉  
十上不第扣之弘道曰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一須國  
家改元第二年二須禮部侍郎再知貢舉三須第二  
人姓張四同年有郭八郎四者如是賢弟姪三薦率  
同鄭疑而退長慶二年應舉不中直至改元寶曆二  
年新昌楊公再司文柄鄭果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  
實同年郭八郎名言揚鄭竒嘆之曰弘道言三薦率  
同一已異矣况再乎至三年故尚書右丞鄭姑憲應  
舉至太和九舉敗於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二年高錯

再司文柄茹憲果登上第第二人姓張名裳同年郭  
八郎名植私念曰兩榜無差矣又豈其然乎次年故  
駙馬都尉鄭顥應舉至改元會昌二年禮部榜侍郎  
璟再司文柄顥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  
郭八郎名京三榜果無差焉

宇文融

永徽中盧齊卿暴死及蘇說見舅李某爲冥司判官  
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爲宰相舅曰文融豈堪作宰  
相吏曰天符已下日數多少由判官舅判一百日及

拜相百日而罷

王處厚

釋僧緘俗姓王居淨衆寺有華陽王處厚者僞蜀落  
第入寺寫憂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  
嘗相狎何遽呼邪緘曰偶然耳處厚心知其異咨曰  
和尚某身跡奚若緘曰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  
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一日緘於  
案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府試賦稿曰考乎真僞非  
君燭下之文何多誰乎遂探懷袖賦稿示之此豈非

程試之真本乎處厚驚悚不已乃曰僕後偶加潤色  
用補燭下倉率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乎緘曰非但  
一賦君平生所作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携處厚入  
寺謁太尉幽公杜琮祠坐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麗  
雜自堂宇間綴行而出降階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  
可度叅處厚惶懼而作緘曰此輩將爲君之驅策又  
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爲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  
酬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  
人數已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



名食幽府之祿此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  
但聞明年及第姓名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誠  
之嚴密藏之脫洩禍不旋踵至春試罷乃拆短封視  
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  
爲程及榜出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慎言也王居  
一焉惡其百日爲程處厚惟狎同年置酒高會是夜  
暴亡驗其策名之禁止一百二十日

沈玉山

淳熙中沈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將就道有一友人

平生極相得屢黜于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會于  
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曰此行必典貢舉  
兄可一就省試初場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爲  
驗其人感喜玉山旣知貢舉授卷卷中果有用三古  
字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非友人也竊恠之數  
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  
它人何相負如此友人曰予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  
何敢漏泄它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  
玉山因問曰初場易義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對曰

此事甚怖公問不敢不以實對啓行就試假宿富陽  
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漉漫僧曰此  
一官員女也殯此十年無人來取又不敢葬相與默  
然嘆息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予曰官人赴省試  
初場日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第但幸勿相忘使  
妾枯骨早得入土旣覺甚怖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  
近遣人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

楊汝南

清漳楊汝南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

沃其首驚而悟榜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惟之紹興  
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揭榜之夕招同邸者告  
以故益市酒穀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  
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臥西牖下呻呼如魘亟  
振而呼之醒乃其言初以執炙之勛視博方酣幸主  
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執主  
人而往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今復  
已矣同邸嘆咤爲之罷博榜出報捷焉視榜黯若油  
迹振承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蒞書淡墨以夜倉猝

覆燈筮吏不敢以告也

何文縝

何文縝丞相在太學時與同舍黃生詣日者孫黯問  
命黯坦衣踞坐何先占旣布算黯正襟揖曰命極貴  
不惟魁天下且位極人臣二人相視笑曰何相侮邪  
黯愠曰黯老矣薄有生計今詣一秀才其獲幾何命  
實中格何曰然到何年作狀元曰乙未歲問人相曰  
不出一紀但有一事絕異君拜相後當死於異域尋  
常奉使者不過侍從官何由宰相出使殊不可曉耳

乙未歲廷試擢第一人後十二年至靖康丙午拜少宰從二帝北狩死於 悉如黜言

葉祖洽

邵武俞翁善相術葉祖洽與邑友上官均遇翁翁曰狀元榜眼何自來此二人曰寧有是翁曰又同年也吾爲選一題可預作之二人未信戲曰題目謂何翁指高竹一束曰當作此二人笑而去熙寧三年廷試罷詩賦論易以策問祖洽遂首選均次之方悟竹一東策字也

王文博

奉新王文博名載夢與劉鑄到南昌經江西省署見  
放鄉貢進士榜諦視之高懸朱牌十枚上書金字曰  
光炫耀不可讀忽一隸卒前白曰第一名南昌熊誼  
汝居第六遙呼鑄曰爾名亦在後須臾有紅英佩刀  
者十餘人自省中譙而出似相逼遂戰驚寤明發如  
人言皆大笑當是時大都督朱公鎮南昌干戈方殷  
謂安有貢舉之事後八年爲洪武庚戌始設科江西  
四十名額南昌占其十十名中熊誼冠首正符朱牌

前定錄補

六

七

之數載却在通榜第六鑄居十九及試大廷載又中  
第二甲第六名一一皆驗



推園鉛槧

定水謝廷讚

驅鴈

王右丞出塞作第三句暮雲空磧時驅馬又七句玉  
靶角弓珠勒馬重一馬字李下鱗諸子俱不能定偶  
間楊用修集云鮑照詩秋霜曉驅鴈春雨暗成虹佳  
句也又陽休之洛陽伽藍記有北風驅鴈千里飛雲  
之語則暮雲空磧句當作時驅鴈無疑矣王元美先  
生極賞敬美定開山幽居爲閒士幽居愚竊謂此相

枝譬差覺勝耳

納納

涼州南百里崖中泥塑行像者昔沮渠蒙遜王有涼土於此崖中大造形像千變萬化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無時暫捨遙見便行人至便止有羅土於地者後人看足跡納納杜詩納納乾坤大當木此  
廣蓮

國語廣運五里東西爲廣南北爲運然則帝德廣運者正所謂東漸西被北朔南暨也 國朝有廣東廣

西而漕河謂之漕運正此意與

孟子逸句

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

見梁武帝勅荅臣下神滅論又見釋

道安教指通局

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平患

禍所遵正當仁義爲本

見南齊蕭子良與孔中丞書

用學言應天之始

梁武帝曰應天從人致堂謂易之革曰順天應人未聞應天也爲是言者不知天之爲天矣愚按梁武之  
父名順之故不云順天避諱也後人應天之語蓋襲

其誤蕭道成之篡奪順之爲爪距豈知祚移其子乎

仲卿妻

焦仲卿妻名蘭芝

紅娘

王之渙惆悵詞第一首八蠶薄絮鴛衾綺半夜佳期  
餘枕眠鐘動紅娘喚歸去對人勾淚拾金鈿

閔鄉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左轉蓮勺令注蓮勺懸  
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下邳縣東北蓮音輦勺音

酌典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閩鄉注閩音聞古字也建安中改作聞

月固不勝火

宋永亨異聞錄云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爲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功夫

世說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郝鑿周曰鑿方臣如有功夫

真直二字辨

說文直正見也从乚从十从目徐曰乚隱也今十日所見是直也說文真僊人變形而登天也从匕从目从乚音隱八所乘載也徐曰真者仙也化也匕者化也反人爲匕从日鹵莽不能識乚隱也八其所乘也乘風雲也月鉛云左傳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正直二器各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二字之形卽象二器

韻學

世言韻學起于沈休文余閱李少卿與蘇子卿詩首  
篇皆七虞韻無一字闌入六魚者乃知韻學從漢代  
固嚴矣至次篇純用四支三篇純用十一尤尤可証  
載閔子卿詩首篇純用十一真次篇純用四支四篇  
純用七陽獨三篇雜用十灰五微九佳四支耳漢韻  
政復嚴

盤渦

蜀江三峽中水波圓折者名曰盤盤音漩杜詩盤渦  
驚浴底心性張鱣黃牛峽詩盤渦道入嵌空地斷壁

高分繚繞天

香山

白香山浩歌行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  
去可以用老王夫子云吾觀九品至一品其間氣味  
都相似紫綬朱紱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可以達  
生

呂溫詩

早甚見權門移芍藥詩綠原青隴漸成塵汲水開園  
日日新四月帶花移芍藥不知憂國是何人可爲大



息

陳江總芳樹篇

朝霞映日殊未妍  
珊瑚照日定非鮮  
千葉芙蓉詎相似  
百枝燈花復羞然  
暫欲寄根對滄海  
大願移華側  
綺錢井上挑  
蠹誰可雜  
庭中桂蠹豈見憐  
此七言律  
祖也

攬虛微言

吳郡頤其志

身外長物

李文饒鎮潤州日與甘露寺僧善頤行以方竹杖餽之是公所寶及再鎮問僧前竹杖無恙否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嗚呼一竹杖也知者以爲珍不知者則尋常視之矣世間萬物皆如此此不足論古人所謂身外皆長物也以有道者觀之奚啻如山僧之視竹杖已乎庸知此僧非爲文饒說法也

衣祿精神

人之衣祿如錢之在囊多用則易盡人之精神如火之銷膏不恤則速竭

行義

子路有曰人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士君子富三復斯語

中人僭擬

近來中人執柄者其外直房在皇城東河邊人遂稱爲河下如陛下閣下之比萬曆初司禮馮保顯權章

奏中事關馮者必以欽差加其銜上檯頭與 聖旨  
並不然馮輒怒

翰林清冷

翰林儒臣素稱清冷嘉隆以來往往侈房宅多僕從  
大非昔比宋楊大年以學士請外云虛忝甘泉之從  
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與方朔之饑欲死  
嗚呼此風邈矣

宋室兵弱

人皆謂趙中令勸宋藝祖收節鎮兵權遂息數十年

紛紛之禍然不知此可爲一時權宜之計卒令終宋  
之世兵弱而不振未必不繇于此南渡後李忠定有  
建藩鎮之議惜爲奸臣所阻若文文山時則國事去  
矣縱行之奚濟哉明主惟擇人而任之豈有虞其專  
擅一槩以意裁之如漢世祖之不任功臣均未得爲  
中道也

法嚴不可恃

秦法號爲最嚴然變時起于左右初發于荆軻之七  
首再發于高漸離之筑三發于博浪之椎嗚呼嬴政

亦危矣法之嚴果足恃哉固不若平易近人而人親之也

### 官家

蔣濟萬機論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指天子爲官家宋真宗以問李仲容仲容亦以是對是殆不然所謂官家者猶人言公家云爾如今世俗婢僕稱主人爲大家也

### 五運

奚穀子曰五運二說鄒衍以相勝劉向以相生漢魏

以還共尊劉說

求雨法

蜥蜴求雨法以土實巨甕作木蜥蜴小童操青竹衣  
青衣以舞歌曰蜥蜴蜥蜴典雲吐霧雨若滂沱放汝  
歸去

罷內操

正德中 皇城內有小教場以備演武萬曆甲申稍  
加恢擴選內臣三千給戎器馬疋時時操練午日  
上親閱視事頗聞于外比部董諱基者上疏諫奉

昔左遷嗣是臺省屢有言者次年春以禱雨不應從  
中報罷 聖德從善之美亦近代所未有也

古詩體

詩卷耳之章有六言五言體七言則交交黃鳥止于  
棘八言則我不敢做我友自逸也

丹鉛名錄

武問楊用修以丹鉛名錄其義何居余曰此卽其錄  
中古之犯罪者以丹書其罪魏律緣坐沒配爲工樂  
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升菴名在尺



籍故寄意于此也

要地戲譚

京中六科及銓部司官 極崇重有人自外僚入見  
六科例應送至門轍有辦官唱云門上看見銓司例  
該門上揖辦官輒傳呼不許說話其人退戲謂相知  
曰誤矣科中應唱不許說話言其少建白也吏部應  
傳門上看言其多餽遺也聞者絕倒

安排較計

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吾心一有安排布置便欠

自然海潤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吾心一有計較猜嫌  
便多乖戾

泥水刀

武清伯李偉 慈聖李太后之父起白瓦匠驟貴所  
欲煩賒請乞無厭一日 慈聖賜一篋緘識甚固疑  
是重寶開視則瓦匠所用泥水刀也喻 古稍就歛  
戢

處世法

左氏鄭公孫黑肱戒子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

求焉可以後亡斯言也思深哉可爲處世法矣

以我觀書

古稱以我觀書則隨處得益故道德五千言佛經四十二章皆足以印證身心陶煉性靈未必非吾道之助若必欲推墨而附于儒援儒而入于墨此吾儒之過非二氏之罪也諸子百家亦猶是也

居鄉奢儉

吾鄉士大夫有開府錦遊以八人與招搖于市者一友欲矯其非乘輒陋肩輿往拜其人茫然自失羸服

以谷而心甚啣之未幾兩人並遊地下矣所謂齊盜跖俱亡羊也然而夷齊盜蹠之名不可泯也君子寧爲此而不爲彼

墨池浪語

豫章胡維霖

駁宋史紀異

熙寧元年英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爲龍腦至龍腦  
價爲之賤政和四年汝蔡之間連山大小石皆變爲  
碼礪尙方取之爲寶帶器玩夫石變爲碼礪可異也  
而樹枯爲不尤可異乎

張千載

人皆知文山之忠而不知文山之友張千載友誼尤

高千古千載廬陵人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  
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遂同赴京寓文  
山囚所側日以美食奉之文山受刑潛造一櫝卽藏  
其首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于俘虜中俾出火其尸  
千載拾骨寘囊并積南歸付其家葬之似此朋友真  
堪千載不愧其名已

陶侃三恠

侃少時漁于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掛于壁有頃雷雨  
自化爲龍而去又嘗如廁見人朱衣介幘欽板曰以

君長者故來相報後當爲公位至州都督及爲江夏太守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宦冲天而去時人異之此三者真咄咄惟事

弁州史料辨

閱史料中間如大政年表等洵足備一代之觀然其全不盡于此也至于名臣傳須細細查考凡請弁州作傳作志表者其人雖中才亦得附名未請傳志者尚十之八九雖蓋代勲名節義亦所不載後之耳食者未可以此爲定案也丘文莊有云天下不可一日

無史尤不可一日無史官安得有大手筆人彙成

歷朝鴻史以快心目

徐有貞李應禎祝允明

人知祝希哲書法爲神品不知祝乃徐天全有貞之外孫而李貞伯應禎之子僭也天全書法歐陽率更而加以飄動行筆似米南宮狂草出入素旭竒逸道勁間有失之恠者貞伯善懸腕疾書其質力故高往往有掾史筆則希哲亦可謂克光外祖冰清玉潤集書家之大成乎



皇明通紀多誤傳

楊升庵以通紀爲梁億所著億儲弟故以不草威武大將軍勅歸之梁公其實寫威武大將軍勅者梁公也內閣有勅書稿簿綴撰者姓名于下豈可誣也信如此言則諛直相反吁事僅百年以上梁公人品尚無定論况敢尚論千古乎

楊文定好學

文定永樂中爲洗馬下獄十餘年家人供給數絕糧又朝命叵測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溥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人知文定相業與大制作那知其好學如許初鄉試首選者官胡儼批其文他日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學公孫弘之阿曲胡公真知人哉

胡忠安逸事

太宗察淡忠實命巡訪異人歷久還報賜坐語四鼓時睿意有所屬淡力保護其間正統初提學黃潤玉行部田州遇建文云彼時胡淡假尋張辣樵實尋我縱我入蜀久遊雲貴至此遂傳送至京

劉子玄史通

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盲黃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

水經名山記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所未有者其序山水奇勝文藻辨麗又其中載古歌謠更多奇古可入詩材至名山記乃何濱巖所集近復補入景必窮幽語必造奇仁智者豈能足跡遍天下得此者可以卧遊

蘇長公王長公

余酷嗜子瞻元美二公集欲強置一品題不得但覺

誦子瞻集泠然如列子之御風而行誦元美集如騷  
鸞駕鶴而遊三十六洞天

三李詩

李空同得趣于風李滄溟得趣于騷李西涯得趣于  
頌空同其詩中之長江乎滄溟其詩中之海市乎西  
涯其詩中之洞庭乎或謂西涯古樂府爲詩史空同  
滄溟爲盛唐正一洗宋元之弱信然

佛法入中國

佛法入中國不始于漢明帝列子西方有聖人老子

師竺乾可証蓋周穆王時文殊目蓮來化穆王即列  
子所謂化人也化人示穆王云高四臺是迦葉佛說  
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  
公不識棄馬坊中公疾令由余往視之曰此真佛神  
也公取像澡浴安清淨處像遂放光公宰牲祭之神  
輦棄遠處由余又曰臣聞佛清淨所有供養燒香而  
已公遂欲造佛像由余于高四臺南村得一老人姓  
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于三會道場見人造之臣  
老無力村北有兄弟四人曾于道場內爲諸匠執作

今請共造成一銅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資之彼人  
于土臺上造重閣高三百尺時人號爲高四臺其人  
姓高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故名高四然則秦穆公時  
佛法已入中國矣

雪濤談叢

棘寺江盈科

犀怪

余鄉延溪版有石犀牛其來頗久近歲居民藝麥被  
隣牛夜食幾盡牛主懼其訟已乃故言日早見牧兒  
言石犀汗如喘又口有餘青食隣麥者始是乎衆皆  
信然謂石犀歲久變物于是藝麥家持石往斷犀足  
不復疑隣牛云嗟夫隣牛食麥石犀受擊石犀之形  
以一擊壞石犀之名以衆口神凡事如何可不揆

諸理

相議

余令長洲時一日謁瑤泉申相公問及冊立事公曰老夫致政之前一年以此事勸上上而許來春立無何言者群起乃反不果然竊窺上旨實無他端但不欲廷臣居功耳及昨年震位大定乃知元老造膝之議又不及知者亦多矣

將功

近日楚蜀用兵朝廷命中丞鑽石江公總楚師命大



將陳璘提督所向必克兩建鉅伐然璘自恃能戰皮  
林一役草薶禽薈幾致玉石俱焚之嘆潰石公力止  
之爲開列古昔能將好生好殺之報以示璘然後璘  
乃戢兵所全生齒數萬噫將能殺敵將之功也制府  
止其多殺又以廣兼愛率之仁也本朝用大將提  
兵而以制府節之真長策哉

西南

安酋不侵不叛比于流官蓋土官中稱忠順者謀黔  
者只當固安不當以安爲事蓋黔池郡衛俱託安

氏舊壤安之部落去黔二里而近若橫挑此筵而  
走險黔城皆魚肉矣縱天朝之力終能剪滅此酋然  
何如相安爲得計推而論之微獨安氏凡西南邊徼  
如安氏者皆當取羈縻毋輕議兵愚楚人也黔有事  
楚受其弊故著之

冤獄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亡一金瓶時有庖人侍其處  
遂執之官司備加考掠不勝痛楚輒誣服及與索瓶  
無以應迫之漫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獲仍

繫獄無何竊瓶者持瓶上金繩繫于巾有疑之者質于官竟得其竊瓶狀問曰瓶安在乎亦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竟獲蓋比庖人所指掘之地不數寸耳假令庖人往掘特而瓶獲或竊瓶者不鬻金繩于市則庖人之死百口不能解然則嚴刑之下何求不得 國家問矜疑一路所全活寃民多矣嗚呼仁哉

解彥

余邑彥云猪來窮家狗來富家猫來孝家故猪猫二物皆爲人忌有至必殺之而邑中博士名張宗聖者

解曰彥語政不爾無尼忌者蓋窮家籬穿壁破故猪來非猪能兆窮也富家飲饌豐遺骨多故狗來非狗能兆富也家多鼠虫爲耗故猫來孝家則耗之訛非猫能兆孝也此說甚當余邑又彥云笑狗落雨宗聖曰此亦不然笑狗謂瘦狗江西人呼瘦爲笑落雨者謂落尾亦江西人讀字之訛也余每觀狗之瘦者尾必下妥此解亦確不可易所謂避言必察者非耶

斷子葬母

成化間華亭縣民某其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

爭塋質之官縣官判其詞曰生前再醮殊無戀寸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塋噫判詞確則確矣得無傷前子之心乎有母而爭塋焉不失爲孝較諸互相推諉者此殆可嘉而竟拂其志令共塋焉可也但不必合于前夫之塚耳

文選纂註

吳中張伯起刻有文選纂註持送一士夫士未覽其題目乃曰旣云文選何故有詩伯起曰這是昭明大子做的不干我事士夫曰昭明太子安在伯起曰已

死了士夫曰既死不必究他伯起曰便不死也難究他士夫曰何故伯起答曰他讀得書多士夫默然

滇中火節

滇省風俗每年于六月二十八日各家俱束葦爲橐高七八尺凡兩棚置門首遇夜炳燎其光燭天是日各家俱用生肉切爲膾調以醯蒜不加烹飪名曰喫生總稱曰火節問其故謂吊忠臣王禕留此記蓋禕受命入滇說元梁王降王反殺禕臨其肉若爾則炳橐可也奚忍食生爲耶夫楚人競舟吊屈子也晉人

禁烟傷介推也皆有不忍之意焉王公被醢而漢俗  
斫脍喫生毋乃倒置乎存炳火革食生可也

### 鴉

澧州華陽王號味一者喜讀書能詩好延接四方名  
士其談吐有可觀者嘗言喜鴉鳴噪人間之而喜故  
以喜名鴉鳴聞者皆惱應名惱鴉而世乃從老字名  
老鴉非也此語亦頗確

### 白香山

白香山詩自言久宦蘇州不置太湖一片石余以語

張伯起伯起曰如此累心事香山不做余深服伯起  
此言然則天下事累心者多矣都丟下不做可使心  
不受累



春雨雜述

西江解縉

論作詩法

漢魏質厚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具文質之中得華實之宜惟唐人爲然故後之論詩以唐爲尚宋人以議論爲詩元人粗豪不脫魏裘童酪之氣雖欲追唐邁宋去詩益遠矣

詩有別長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不落言論不涉理路如水中月鏡中象相中色學詩者如參曹

溪之禪須使直悟上乘勿墮空有嚴生之論可謂得  
其三昧

又曰學詩先除五俗後極三來五俗一曰俗體二曰  
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此初學入門事  
三來者神來氣來情來是也蓋神不來則濁氣不來  
則弱情不來則泛而不關於神不屬於氣不在於情  
去此外道也似是而非也非真所謂不濁不弱不泛  
也非得心得隨之妙也而後世之說愚謂異於古者  
此也

詩三百篇之作當時間巷小子能之後世之作雖白  
首鉅儒莫臻其至豈以古人千百於今世遠如是哉  
必有說矣

前人之詩未暇論爰以 國朝枚舉之劉基起於國  
初極力師古鄒練其詞肯能洗前代醴酪之氣且其  
位置俱在前列僕向集選故首推重樂府古調較之  
新聲尤勝江右則劉崧擅場彭鏞劉永之相望而稱  
作者

學書法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大要須臨古人墨  
跡布置間架擔破管書破紙方有工夫張芝臨池學  
書池水盡墨鍾丞相人抱犢山十年水石盡黑趙子  
昂國公十年不下樓巖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罷寫一  
千字纔進膳唐太宗皇帝簡飯馬上字夜半起把燭  
學蘭亭記大字須藏間架古人以筴濡水學書於硯  
或書於几几石皆隨

草書評

學書以沉着頓挫爲體以變化牽掣爲用二者不可

缺一若專事一偏便非至論如魯公之沉着何嘗不  
嘉懷素之飛動多有意趣世之小子謂魯公不如懷  
素是東坡所謂嘗夢見王石軍脚汗氣耶

評書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故自羲獻而下世  
無善書者惟智永能寤寐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  
宋家三百年惟蕪米庶幾元惟趙子昂一人皆師資  
所以絕出流輩吾中間亦稍聞筆法於詹希原惜乎  
工夫未及草草度時誠切自愧赧耳永樂丙戌六月

十八日書

書學詳說

書肇於庖犧筆墨紙研皆世古用後世異其制爾書  
稱作會紀干太常非可以力割爲而詩稱彤管知非  
始於象恬也三者倣此今書之美自鍾王其功在執  
筆用筆執之法虛圓正緊又曰淺而堅謂撥鐙令其  
和轉勿使拘擧真書去毫端二寸行三寸草四寸掣  
三分而一分着紙勢則有餘掣一分而三分着紙勢  
則不足此其要也而撮捺鈎揖抵拒導送指法亦備

其曰擲者大指當微側以甲肉際當管傍則善而又  
目力以中脛中筆之法中指主鈎用力全在於是又  
有板附法食指在上其正而奇健撮管法撮聚管端  
草書便提筆法提挈其筆署書宜此執筆之功也若  
夫用筆毫鋒鋒穎之間頓挫之帶屈之周而折之抑  
而揚之藏而出之垂而縮之往而復之逆而順之下  
而上之襲而掩之盤旋之踳躍之灑之使之入紙之  
使之凝染之如穿按之如掃注之趯之擢之指之揮  
之擗之提之拂之空中墜之架虛搶之窮深掣之收

而縱之鬻而伸之淋之浸淫之使之茂卷之感之雕  
而琢之使之密覆之削之使之瑩鼓之舞之使之奇  
喜而舒之如見佳麗如遠行客過故鄉發其怡怒而  
奔激之如撫劍戟操戈矛介萬騎而馳之

哀而思也低回戚促登高帶古慨然歎息之聲樂而  
融之而夢萃背之遊聽鈞天之樂與其簞瓢陋巷之  
樂之意也是其一字之中皆其心推之有繫於  
也而其一篇之中可無絜矩之道乎上字之於下字  
左行之於右行橫斜疎密各有攸當上下連延左右



顧盼八面四方有如布陣紛紛紆紆闐亂而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破昔右軍之敘蘭亭字旣盡美尤善布置所謂增一分太長虧一分太短魚鬣鳥翅花鬚蝶芒油然粲然各止其所縱橫曲折無不如意毫髮之間直無遺憾近時惟趙文敏公深得其旨而詹逸卷之於署書亦然今欲增減其一分易置其一二筆一點一畫一毫髮高下之間淵隘殊妍醜迥異學者當視其精微得之是以統而論之一字之中雖欲皆善而必有一點畫鈎剔披拂主之如美石之韞

良玉使人玩釋不可名言一篇之中雖欲皆善必有一二字登峯造極如魚鳥之有鱗鳳以爲之主使人玩釋不可名言此鍾王之法所以爲盡善盡美也且其遺蹟偶然之作枯燥重濕穠澹相間蓋不經意肆筆爲人適符天巧奇妙出焉此不可以強爲亦不可以強學惟曰日臨名書無怯紙筆工夫精熟久乃自然言雖近易實爲要旨先饒骨體後畫精神有膚有血有力有筋其血其膚側鋒內外之際其力其筋毫髮生成之妙絲來縈去脈絡分明描搨爲先傍摹次

之雙鉤映擬功不可闕對之倣之如燈取影填之補  
之如鑿照形合之符之如瑞之於瑁也比而似之如  
睨伐柯察而象之詳視而默記之如七十子之學孔  
子也愈近而愈未近愈至而愈未至切磋之琢磨之  
治之已精益求精一旦豁然貫通焉忘情筆墨之  
間和調心手之用不知物我之有間體合造化而生  
成之也而後爲能學書之至爾此余所以爲書之詳  
說也

書學傳授

書自蔡中郎邕字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  
之秘遂爲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玉韋誕仲將  
及其女琰文姬姬傳鍾繇元常魏相國元常初與關  
枇杷學書抱犢山帥曹喜劉得昇後得韋誕塚所藏  
書遂過于師無以爲比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  
及其猶子會稽夫人傳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  
世有書學先於其父枕中窺見秘奧與征西相師友  
晚入中州師新衆碑隸兼崔蔡草並社張真集韋鍾  
章齊皇索潤色古今典午之興登峯造極書家之盛

若張丞相華稽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侍中  
秀輩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  
太傅得片紙而寶藏冠絕古今不可尚已古軍傅子  
若孫及郗超謝朓等而大令獻之獨擅厥美大令傅  
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阮研孔琳之  
子雲傳隋永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世興世南伯始  
伯始傳歐陽率更詢本褚河南遂良登善傳薛少保  
稷嗣通是爲貞觀四家而孫處禮過庭獨以草法爲  
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

間率更傳陸長史東之東之傳猶子彥遠彥遠傳張  
長史旭旭傳顏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真卿  
傳柳公權京兆零陵僧懷素藏真鄒彤韋玩崔逸張  
從申以至楊安式凝式傳於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  
宋興李西臺建中周濬部越皆知名家蘇舜欽薛紹  
彭繼之以遠南渡小宋傳其家法盛行於世王廷筠  
以南宮之甥擅名於金傳于澹游至張天錫元初解  
于樞伯撥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卽之  
得南宮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人

魏晉當時翕然師之康里平章干山得其奇偉浦城  
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清江范文白公得其灑落仲  
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鳴洪  
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太樸饒  
介之得其傳授而太樸以教宋璉仲珩杜環叔循詹  
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教宋克  
仲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  
法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爲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  
名相埒云

饒介字介之號醉翁華蓋山樵浮丘公童子亦曰介  
叟臨川人遊建康丁仲容壻畜之後卒於姑蘇時歲  
丁未

宋克字仲溫一字克溫吳郡人卒官鳳翔府同知時  
洪武丁卯

朱璉字仲行金華人太史潛溪公仲子仕止中書舍  
人卒於洪武辛酉

俞和字于中號紫芝山樵桐江人寓居錢塘洪武以  
布衣卒年八十餘



杜環字叔循廬陵人官水部員外郎卒時洪武戊辰  
詹希元後更名希原字孟舉新安人號逸菴丙寅訥  
叟幼從父官勝國至洪武初爲鑄印副使後卒官中  
書舍人

胡布字子中盱江人得書法於朱克一云或謂與克  
同受學紹興老僧云  
揭樞字平仲豐城人

世說舊注

成都楊慎

劉孝標注世說多引奇篇與帙後劉須溪刪節之  
可惜孝標全本予猶及見之今摘其一二以廣異  
聞

鄧粲晉紀曰周伯仁應答精神足矣蔭映數人

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少以學顯謝玄爲會稽內史張  
玄之爲吳興太守名亞謝玄亦稱南北二玄

語林曰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

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日淵源思致淵富未易可  
當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能服彼亦名不益  
高若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乃不往

左思別傳云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  
馬電發於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燭燉  
火井騰光而赫羲今本無鬼丸句

又曰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  
高士攀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惜  
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

文故假借名姓也

夏侯湛補亡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名定匡省奉  
朝侍昏宵中告退鷄鳴在門孳孳溫恭夙夜是敦

孫子荆除婦服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

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桓玄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既爽其靈  
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剋陸  
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予以誄之

爰旌芳郁

王隱晉書曰晉帝詔徵蘇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  
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也

續晉陽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荀綽兖州記云間丘冲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  
乘四望車

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楊修未嘗過江

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非作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  
名一時爲風流之冠也

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嶸隆峻吐納雲

霧松栝楓柏推榦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

續晉陽秋日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爲  
戲弄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  
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方忘倦瞻  
將眠語榦脚八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  
止